

亮马河，是吗

杜卫东

有朋自远方来，问，北京有一处新的网红打卡地——亮马河，是吗？

正是。我告诉他，亮马河原名瞭马河。当年，忽必烈的马队曾在此饮马，青草依依，波光粼粼，一匹匹烈马饮罢水，仰头阵阵长啸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，这里成了皇家御马苑，进贡宫中的马要先在这里洗刷晾晒，故得名瞭马河。后更名为亮马河。再后来，这里逐渐荒芜成一条排雨沟渠，蚊虫肆虐，荒草杂生。

而今天，经过治理改造的亮马河，已华丽转身，无愧一个字——亮。

从燕莎码头至红领巾码头，是近年新开的亮马河航程，全程6公里。无论从哪一个节点进入，那绚丽的水岸风情都让人陶醉。夜晚流光溢彩的灯光，造型各异的桥梁，多层次亲水栈道、水下观景平台，还有“镶嵌”在沿途的咖啡厅和小酒馆，处处令人流连。

有老者在岸边垂钓，放鱼的桶却是空的。他们并不着急，或凝视河面深思，或遥望鸟儿在天空书写诗行。也许，感受城市的律动，才是垂钓的初心。不然，为什么不选择一处清静的所在，偏要在这人声鼎

访豫章书院，何时去都是好时候。豫章书院是新近成为南昌文化新地标的一处建筑。书院位于象湖心岛，那儿是南昌城的极佳位置。湖心岛宛如绿宝石镶嵌在清澈的湖面上。

我喜欢在傍晚去那一带。那里的暮色比高楼林立的市区要绚丽得多。三三两两的人伫立在通往书院的浮桥上眺望。由多只钢浮船组成的浮桥，引发着人们对远方的向往。

有豫章书院在，湖心岛的空气中也弥漫着书香。书院新修的建筑，墙体是浓重的赭红。主体“豫章堂”楼高三层，还有“钟陵轩”“隆兴斋”“洪都厅”“雅望亭”等建筑。石碑上刻着“章水文渊”字样，是1719年康熙为表彰当年的豫章书院而亲笔御赐。

江西境内大小书院古迹极多。最负盛名的，是白鹿洞书院、鹅湖书院、白鹭洲书院及豫章书院。四座书院中，其他三座都保存完好，唯始建于南宋的豫章书院，在1962年改成中学，在岁月更迭中无存。南昌有老街“书院街”，幼时的我常在那儿玩耍，街上的南昌第十八中学正是豫章书院旧址。街还在，书院已不存。

2024年起，复建豫章书院的消息传来。不久，象湖两岸的路上开始出现大量施工人员，以及钢材、水泥块、起吊机等。散步到此，就见有船一趟趟往返湖上运送材料。

复建的豫章书院向市民开放。前往书院的路上，总能不断遇到慕名而来的人：有牵着风筝的少年；有坐在轮椅上穿得簇新的老人；还有孩童，趴在大人肩头哭，可一转头看见书院就笑起来。一座书院如此接地气。时代之变，于书院的布局和功能变化即可窥见。历史上的书院，出入者多为大学者、大文人，而眼前的豫章书院已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。这里将成为市民自习、阅览、饮茶及专家研学交流之处。如同一所市民大学，今日的豫章书院为本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。

一座城市有了书院，就如在一张文化的宣纸长卷上落下深红印章。它不宏大，却清晰、庄重。见到那印痕，才知文化源流的特点与细节。历史上滕王阁被毁28次，依然有一次次的重建，依然矗立在赣水之滨。豫章书院也是如此。从这些文化地标的一次次复建里，你会看懂文脉一直繁盛绵延的某种密码。那密码，在时空深处，熠熠闪亮。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文打招呼：“谢谢。朋友，可以请你们喝一杯啤酒吗？”几个不同肤色的青年与他同桌，友人听出，他们聊天时随意切换着语种，似乎语言的边界在这里已经模糊。不过，话题肯定离不开这条充满魅力的河，可以听到从他们的口中不时蹦出中文词语——“亮马河”。这被称为“国际会客厅”的十里风情水岸，或许，水流的声音便是最好的“同声传译”。

走累了，我和朋友坐下小憩。长椅的另一端是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，正神情专注地盯着放在腿上的电脑。我暗自揣度她的身份，是电脑程序员、创意设计师，还是在为商务谈判准备资料的公司白领？想问，终未开口，怕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一辆电动车疾驰而至，骑手在路边停下，快步走下台阶，将外卖递给女孩。女孩取出两瓶矿泉水，递一瓶给骑手。骑手推托，女孩坚持，这温馨一幕倒映在清凌凌的河水之中。骑手摘下头盔，鬓角已见白发。他的手机屏幕不时亮起，是新弹出的订单信息吗？他没有看，只是望着色彩斑斓的河畔出神。

亮马河最动人的，是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。静静流淌的河水知晓每个人的心事，却从不说破；徜徉在亮马河畔，你能感受到它的温情、呼吸与魂魄。一座城市的可贵，在于对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包容，共情每个人的诗与远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亮马河就像一道时光的缝隙，挽留人们在这里停下匆匆的脚步，积攒继续前行的勇气——这，便是亮马河要告诉我们的真谛。

经过一家露天酒馆，我和朋友翻看吧台上的菜单。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哥过来点菜，我们微笑着把菜单递给他，没想到对方用流利的中

中子源、南方光源、中科院计算研究院等响当当的招牌。让人惊讶的是，怎么看不见那些“世界工厂”标志性的厂房、围墙和耸入高空的烟囱？

眼前浩瀚的湖泊，融通四方，包容万物。当你凝视松山湖，你会明白它不只是一个湖。

多年前，当人们说东莞是“世界工厂”时，手袋、纺织、玩具曾是它的地标性工厂，无论从厂房规模、员工数量，还是排队等待的车队长度来说，都当之无愧。而现在，那些昔日的“巨无霸”，只能在博物馆

崛起的松山湖

周一

中寻到些许蛛丝马迹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这片土地的没落，而是一代代东莞人凭着努力，摆脱掉多年来卡在脖子上的一条条无形枷锁，让“世界工厂”终于呈现为另一种样式。

这种呈现，便是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的悄然崛起。这崛起是无声的，也是无形的——它不以厂区围墙为界，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在这里，每一个普通市民都可以在手机上预约参观中国散裂中子源、南方光源、中科院计算研究院等，边坐着小火车

我们一生总要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它们像一片片叶子，飘落在漫长的人生旅途，最后变成长短短的诗句和深深浅浅的情愫。我亦喜欢在陌生或熟悉的城市中寻找，权当是时光河流卷走青春或梦想后，留予的小小安慰。

直到走进贵阳，这个爱好突然消失了。站在车水马龙的中山西路，我有一种时光倒流却找不到自己被淌至何处的惶然。30年前我曾在这里度过4年大学时光，那时候除了上课就是跑到市西路批发市场批发各种小饰物，然后，一到周末便背着胀鼓鼓的双肩包拼命挤上车，往返各大高校推销。4年里挣了不少钱。可直到毕业，我都没有去过贵阳著名的黄金大道。我想我应该是丢失了什么，以致30年后站在立交桥上，竟辨不清曾经经常走过的延安东路往哪个方向。

直到一个朋友说，去青云市集走走吧，那里是所有人来贵阳都会去的深夜食堂，有最繁华的人间烟火，可以安慰所有的心。我来了兴致，问青云市集在哪里，朋友笑，青云市集当然在青云路了。

我知道青云路，它是老贵阳最早的一条道路。建自上世纪20年代的青云路，起自

青云烟火

肖勤

标、游人必到打卡之处。

夜晚的青云路热闹得超乎我的想象。高高的青云门下人头攒动。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往前，看到曾经的针织厂已貌换新颜，上面的霓虹闪烁着“青云市集”4个大字，令人惊艳。此时已是夜晚11点，但青云市集依然灯火辉煌，路两旁琳琅满目的美食如繁花乱人眼，烙锅、烤鱼、冰激凌、烤肉……果然是美食的天堂。行走间，我有种如坠幻境的感觉。高高低低的创意



城市风景『上新』了

——编者

这些年，不少城市涌现出许多新的公共空间——它们，有的是一湾清澈的河流，有的是一处文化的场馆，有的是一片产业的园区，有的是一条历史的老街，有的是一座开放的书院……它们，彰显着时代感，散发着文化味，充满着烟火气，成为这座城崭新的风景，让城市变得愈发美丽、动人，愈加亲切、温暖。本期大地副刊，让我们走进一座座城，走进那些风景深处。

我去杭州的大马弄逛早市。那里算是老城区。早市上人声鼎沸、店摊密集，琳琅摆开当季事物。桂花是一枝一枝，幽幽飘香。佛手金黄鲜亮，堆成了小山。买了几只佛手，还买了菱角、花生、山核桃刚刚上市，也买些尝鲜。不一会儿，便斩获颇多。

在巷子转角，遇到一位老婆婆在卖竹篮。细看，竹篾剖得很光滑，编得也细致，看得出来是老手艺人的活儿。买了几只，刚好可以盛放佛手，装菱角、花生。与老婆婆闲聊，得知她家里人就是篾匠，一辈子靠这手艺生活，现在就住在滨江的西兴古镇。

西兴我去过，那是钱塘江南岸的古镇，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官宦商贾汇聚于此，往来或停留，西兴也因此繁华一时。镇上的老街紧挨水道，街上小店很多，有卖酱鸭的，做白铁罐子的，还有箍木桶脚盆的；面馆、小吃店也多，巷子里常年飘荡着香味。老街上还有一门手艺，叫“萧山花边”，那是一种用纱线编结挑绣出花边的手艺，以前做的人多，现在仍会这手艺的人已经很少了。

杭州这座城市有一点很好，城市再发展，却依然藏着大马弄、西兴古镇这样意趣盎然的地方。这让我想到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(以下简称“非遗馆”)——也是珍藏手艺记忆与烟火生活的地方。

非遗馆所在的之江文化中心，是杭州新晋的城市文化地标，浙江图书馆、浙江文学馆、浙江省博物馆等聚集于此。

在非遗馆做过两次分享，都跟我写的书有关。我曾去浙南、闽北寻访过廊桥，沉醉于山水之间的廊桥之美，也被建造廊桥的

匠人技艺打动，写了一本名为《流花辞》的书。非遗馆的薛老师，家乡就在浙南泰顺，那里有很多廊桥。薛老师曾做过廊桥的研究，知道我写了一本关于廊桥的书，便邀请我去做分享。当我讲到台风暴雨摧毁廊桥，周边的群众自发沿河打捞抢救廊桥木构件时，许多听众眼里泛着泪光。当我讲到修廊桥的年迈木匠师傅带领着徒弟，和廊桥专家、普通民众一起，终于将廊桥修复成功的时候，大家既感动又高兴，纷纷鼓掌。

在非遗馆里，我看到了每种技艺背后的情意与珍重。仙居的无骨花灯，是工匠一针一针在纸上刺出来的。纸面细细密密的千百万个针眼，构成了花纹图案，花灯的光就从这针眼之中透出。花灯虽小，一盏灯的制作，要花去一个人大半年的时光。

我也看到来自家乡乡昌的国家级非遗项目“唱彩歌谣”。在结婚、房屋上梁、乔迁新居、开业、祝寿、大地丰收的日子，人们邀请唱彩师出场，大声唱出对美好生活的祝福。“福也——”“好啊——”唱彩师与众人一唱一和，声震天地，高亢热烈的唱彩声里，藏着多少平凡人生的希冀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在非遗馆里漫步，我看到竹编，就想到大马弄卖竹篮的老婆婆；看到萧山花边，就想起西兴古街的老居民们；看到廊桥，就想起我曾采访过的一事一生的众多修桥匠人；看到唱彩歌谣、无骨花灯、西湖绸伞、天竺筷，就想起无数的烟火日常，不尽的生活情趣。杭州这座城市一直在生长，也一直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文化的敬重收藏着，收藏在有形的建筑中，收藏在无形的记忆里。

于松江的广富林店，还从松江骑单车到滴水湖店。印象最深的，当然是位于上海中心大厦52层的那一家店。记得有一次，是在那儿跟复旦大学张新颖老师等对谈。再有就是2023年秋天，和爸妈一起去的那次。

我们从十六铺码头坐轮渡去陆家嘴。黄浦江的水静静地流淌，一座座高楼在眼前矗立。爸妈很少离开云南老家，此时看到和老家如此迥异的风景，他们难以自己地笑着、说着，是惊讶，是欢喜。黄昏的光，浮动在高楼的玻璃幕墙上，浮动在江水上，也浮动在他们的脸上。上岸后，转了一圈，兜兜转转走到了上海中心大厦楼下。这才想起，要不上去看一眼？发信息找在这边工作的学姐，她很快会合。顺

利上了楼，每人买了一杯咖啡，挨着巨大的玻璃幕墙，站在了距离地面239米的高空。夕阳已经临近遥远的天际线，我们刚刚置身的大江、道路、楼宇，都笼罩在遍洒大地的夕光之中了。

爸妈除了偶尔读我写的书，几乎是不读书的，连识得的字都多有错谬。但这一刻，在6万册图书的环绕之中，他们不免会受到些许影响。而且，人这一生不就是一本大书么？这本大书，他们已经读了60多年。

那天，离开朵云书院后，我们到附近吃饭。抬起头来，是看不见星星的，因为地面的灯光太亮了。但我们看到，在那高高的层楼上，离天很近、黑暗环绕之处，有一个读书的地方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版式设计:沈亦伶

“朵云”深处
甫跃辉

▼中国画《潮起亮马河》(局部)，作者段金拾、郭海潮、莫睿。

